

LENOEUDDEVIPERES



蝮蛇结

[法]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著

王晓郡 译

LENOEUDDEVIPERES

89527

I565.45

4614

蝮蛇结

(法)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著

王晓郡 译



京电力大 00008526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彭梅
封面设计：徐赞兴
技术设计：聂丹英

2585.45

4614

【法】莫里亚克著 王晓郡译
蝮蛇结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130 千
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7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386-0304-5

I·52

书号：10114·348 定价：1.55元

89525

— 27

204

译者前言

法国著名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885—1970）出生在法国外省波尔多的一个富有家庭里。他一岁丧父，由虔诚地信奉天主教的母亲抚养长大。由于这个缘故，莫里亚克一直对天主教“公正”“平等”的思想有着执著的追求，他是一个带有深深的历史烙印的理想主义者。

然而，现实是严峻冷酷的。十九世纪末轰动整个法国的德雷弗斯案件，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先在法国和德国之间爆发，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困扰法国，这一桩桩有目共睹的社会的不公正和人为的灾祸都发生在一个号称是世界文明中心之一的、崇尚自由平等的、无处不见耶稣圣像的法国，莫里亚克就成长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这种强烈的反差和对比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他的理想，使他陷入深深的苦恼和不安中。

莫里亚克一生写过许多作品，有诗歌、小说、文艺评论、政治评论、散文。使他饮誉世界的作品主要有：《爱的荒漠》、《黛莱丝·德克鲁》、《黑夜的终止》、《给麻疯病人的吻》等。1932年，他当选为法国作家同人公会主席。次年，法兰西学士院接受他为院士，1935年又为他的小说《爱的荒漠》颁发小说大奖。1952年，莫里亚克由于“深入刻画人类

生活的戏剧时所表现出的思想洞察力以及艺术激情”荣获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1970年他去世时，戴高乐将军称颂他是“嵌在法国王冠上最美的一颗珍珠。”虽然这一评价不无溢美之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位作家在法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蝮蛇结》是莫里亚克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主人公是一个不信教——书中暗指善——的人，在他身上自尊心和自卑心都极端发展。一方面他由于自家丰厚的财产或是自己出众的才华看不起穷伙伴和日趋没落的贵族，另一方面他又羞于自己低微的门世而渴望步入上流社会，这种心理基础使他对金钱有无比的嗜好，甚至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他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娶了一位贵族出身的小姐。妻子对他并没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很快就移情于孩子，对他极为冷淡。这是占有欲极强的丈夫所难以容忍的，他决定报复。

妻子口头上对美好的天主教极为虔诚，但实际上也是一个“拜金主义者”。她为金钱嫁给主人公，也为金钱不离开他。所作所为既是为她自己，也是为她的孩子，甚至不惜牺牲胞姐的幸福。在她身上，莫里亚克充分表现了灵魂与肉体、理想与现实的交锋，就像是绞缠在一起的蝮蛇结，难解难分。

《蝮蛇结》问世后得到了文学界和舆论界的广泛赞誉。它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思想和写作风格。因此，向中国读者译介这部作品从而进一步了解莫里亚克的文艺观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译者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于北京

“……上帝呵，请仔细看看，我们不明自己的心愿。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追求。我们与自己的希望相距遥遥……”

——圣·特蕾西·达薇拉*

* 圣·特蕾西·达薇拉——十六世纪西班牙的著名女宗教改革者和神秘主义作家。

这是一个以亲人为敌的人，这是一颗被仇恨和吝啬吞噬了的心。我希望你们会对他抱以同情，我希望他会牵动你们的心，尽管他下流无耻。在他忧郁黯淡的一生中，可鄙的偏见遮掩了他近旁的光亮，但是其中的一束投光仍然不时地触动他、激奋他。他的偏见……，不过首先要说的是窥伺覬覦他的财产并受他折磨烦扰的平庸的基督徒。我们当中又有多少人像他那样回敬教义上的不肖之徒，摒弃对真理的歪曲——由于他们的行为，真理已黯然失色。

不，这个怪客人钟情的不是金钱，这个狂躁者渴望的不是复仇。你们会了解到他真正喜爱的是什么，如果你们有能力和勇气倾听这个人最终的、被死神打断了的的心声……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主人公路易是个心胸狭窄、嫉恨成性的守财奴。他出身卑微，靠投机钻营进入上流社会，并娶了一位门第高贵的姑娘。但婚后发现妻子并不爱他，于是他一心就只想着赚钱，私下过着放荡的生活，视妻子和孩子为自己的敌人，他的几个子女觊觎他的财产，而他却要把财产传给他的私生子。但这个私生子出于胆怯，暗中向他的家庭告发，以便换取微薄的年金，这样他引起了全家人的仇恨，这个心肠冷酷、爱钱如命的老头就这样生活在他自己营造的可憎的“蛇窝”里，直到病入膏肓才幡然悟出一生的错误。

第一部分



你将惊讶地发现这封信放在我保险柜里的一札证券上。也许我本应该把它交给公证人，让他在我死后再转交与你；或是把它放在我办公桌的抽屉里——孩子们将在我尸骨未寒之际首先把它撬开。不过，我酝酿这封信已为期数年，当失眠难寐之时，我一直在想象它招人眼目地放在保险柜的隔板上——一只空空如也的保险柜，除了这个筹划了近半个世纪的复仇之外一无所有。放心吧，其实你也已经放心，“证券在这里面。”我从银行回来时，在更衣室就似乎听见了这一喊声。是的，你将透过吊孝的黑面纱，冲着孩子们喊：“证券都在这里！”

要想证券不在这里面毋需吹灰之力，而且我也早已采取了措施。只要我愿意，你们的财产今天就会被剥夺得一干二净，除了这幢房子和一些房地产。你们的幸运在于我比我的仇恨寿命要长。我曾相信我的仇恨是我身上最有生命力的东西，然而，至少在今天，我对它不再有所感觉了。我老了，很难再像不久以前那样表现成一个愤恨不平的病人，熬夜已

不再是为了复仇(这颗定时炸弹已被仔细地安装好——我曾为此感到骄傲),而是为了从中汲取快乐。我真想活着看见你们从银行返回时的那副嘴脸,这就意味着不应过早地授权与你打开保险柜,而是要做得恰到好处,以便能最后一次快活地听见你们那大失所望的询问:“证券在哪里?”我似乎感到,即使是残酷的奄奄一息都破坏不了我的这一乐趣。是的,我是一个精于此等计谋的人。不是魔鬼的我怎么会被引入这种勾当之中?

四点了,午餐时我用过的托盘以及肮脏的碟子还散乱在桌上,招来了群群苍蝇。我摇了摇铃,白费力气,小铃铛在乡下从没起过作用。我不无耐心地在这间我儿时睡过觉的屋子里等待着,恐怕我还将在这里死去。到那时,我们的女儿热娜芙薇所想到的第一件事将是要求把这间屋子让给她的孩子。我独自一人占据了最为宽敞而且座向最好的房间。你们应该还我以公正,我曾公正地对待了热娜芙薇,想把这个位置让给她。如果不是拉卡兹大夫担心底层的潮湿空气会伤害我的气管,我早就这么做了。不过,我同意这么做是会带着极度的怨恨因此被人拦住也是一件幸事。(我一生都在作出牺牲,回想起这些真令我心烦意乱,胸中的愤恨也愈发强烈,时间的推移更加深了这种积怨。)

偏爱、龃龉、不和是我们家族的祖传。我曾经常听我母亲谈起我父亲与他的父母不和,二位老人临死都没再看一眼三十年前被他们逐出家门的女儿(她是我们并不认识的住在

马赛)的表兄弟的母亲)。我们从来不知道这些纠纷的缘由，但我们对先辈的结怨予以信任。即使在今天，如果我遇上一位住在马赛的表兄弟，我还是要转过身不加理睬。大家再不能容忍自己父母之间的疏远，但与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却也并不亲近。团结的家庭固然为数不少，可是想想看，在大量的家庭中，两口子却是围着同一张桌子或盥洗台、甚至在同一床被子下面怄气、生厌，那么，离婚少真是非同寻常！他们之间互相憎恶，却又无处脱身……

今天是我的生日。是什么写作激情征服了我？我正步入六十八岁的高龄，这点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每当热娜芙薇、胡伯特以及他们的孩子过生日，总是会得到糕点、小蜡烛、鲜花……。我已多年没有在你生日那天赠送你任何东西了，这并非是由于我健忘，而是出于报复。够了……，我最后一次收到的那束鲜花，是在我过生日的时候，由我可怜的母亲用她那变形的双手采摘来的。她全然不顾身患心脏病，最后一次蹒跚走入玫瑰花径。

我怎么了？是的，你在暗自琢磨这股突如其来的狂热是为了什么。“狂热”，这个词用得恰如其分。你能够对此作出评判，根据我的文体、根据这些歪斜不正的字迹——它们就像是被西风劲吹得佝偻着身躯的松树。听着：我已首先告诉你一个经过长期考虑而现在我又予以放弃的报复计划，不过我还是想战胜你身上的一种东西，属于你的一种东西，这就是你的沉默。噢！请你理解我的意思，你说起话来可以滔滔不

绝，你能够就家禽或菜园的事同卡佐谈论几个小时。同孩子们、甚至是最小的孩子在一起时，你一整天一整天地叽叽喳喳、装傻逗笑。啊！当我头脑空空、满腹绞缠着不可告人的事情和忧愁离开饭桌时……尤其要指出的是，自从维尔纳夫案子胜诉后，就像报界所说的那样，我一夜之间成了刑事大律师。我越是渐渐相信自己的声望，你就越是要使我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不，事情还不是与这个有关，我要报复的是另外一种沉默：是你一味坚持的、关系到我们这个家庭和我們之间深深不和的那种沉默。在看戏剧或是在阅读小说时，我曾多少次询问自己，生活中是不是存在着这样一些情妇和妻子，她们或逢场作戏，或坦诚无隐地为自己辩解，或在为自己辩解中获取慰藉。

在我们同床异梦的四十年生活中，你居然有毅力不说任何知心一点儿的话，总是断然回避与我交谈。

我很早就信奉一种观念、一种偏见，其中的原因我也说不清楚。直至最后我才明白，事情极为简单，就是因为你对它不感兴趣。你对我决不挂虑，所以就总是对我躲躲闪闪，这样做并非出于什么恐惧心理，而是出于厌恶。你擅长嗅闻空气以侦探我的气息，或是老远就能发现我的身影。一旦我和你不期而遇，你能轻易地玩弄出失手措足之类的技巧，再不然就是拍拍我的脸颊、亲亲我，随后转身离去。

我真担心在看了开头几行后你会把这封信撕个粉碎。不过还是不要这么做，因为这几个月来我在使你感到吃惊、感到困惑。既然你非常难得地注视过我，你怎么就没有发现我的

脾气有了一点变化？是的，这一次我相信你不会回避。我希望你明白，我希望你们——你、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的女婿和你的孙辈都明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孤伶伶地活在你们这些抱成一团的人的对面。他是一位操劳过度、应该受到敬重——因为他掌握着钱包——却在另一个星球上受苦的律师。什么星球？你从未有过去看望他的意思。放心吧，我本人不会在这里事先给自己多写上一些恭维的挽词，只会多一份对你们的指责。我的秉性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除你之外任何女性都无不为之所动的残酷的清醒。

我从来没有玩弄过那种使大多数人怡然自得的自欺欺人的伎俩，也从来没有感受到过什么叫卑鄙，因为首先我对它一无所知……

我该停一下了，……灯还没人拿来，百叶窗也没人来关上。我望着酒库的屋顶，瓦片的颜色像鲜花和鸟颈一般艳丽；我听见鹤鸟攀附在美洲黑杨上的常青藤里歌唱，人们滚动啤酒桶时发出“隆隆”的响声。在世界上仅存的、一切都还保留着我记忆中的风貌的地方等待死亡真是幸运。这里唯一的变化就是发动机的轰鸣代替了驴拉的戽斗水车“吱吱”的叫声，（还有可怕的邮政飞机，它既告知吃点心的时辰，也污染了天空）。

当人们有勇气和耐心回首往事时，能够在现实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重新找到这样一个世界的人为数并不多。他们大部分人只能在自己的脑海里想象它的出现。我把手搁在

胸前，抚摸着自已的心口。我望着带有玻璃镜的大衣柜，在它的
一个杓儿里，有布拉瓦兹*皮下注射器、戊基亚硝酸盐安
甌瓶以及凡是紧急情况下用得着的东西。可是我要叫人的
话，会有人听见吗？他们才希望这是心绞痛发作呢，尽管事
实并非如此。为了能安安稳稳地睡觉，他们一个劲地要我信
任他们，却远不设法让我信服。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如果有
人不想让我忘记他的话，只要把一只手按在我的左肩并蹙住
它就可以了。对于我来说，死神不会悄然而至。她在我的周
围已徘徊多年，我都听见了她的声音，感到了她的气息。她
待我极有耐心，我对她并无冒犯。不过她的临近终究把一些
清规戒律强加给我。我将在收容绝症患者的机构里身穿睡
袍，像我的母亲临终前那样沉坐在安有耳形装饰的转椅上，
紧挨着摆满药水的桌子，胡须拉茬，怪味冲鼻，在经受一番
令人生厌的狂躁发作之后了此一生。可是你们也别自得，在
病势发作的间歇里，我会不断地重新振作精神。我的诉讼代
理人布鲁曾经以为我死了，但他终于又一次看见我复活了。我
甚至能够几小时几小时地在信贷机构的地下室里清理股票。

我应该活到完成这部忏悔录的时候，这样才能迫使你在
最后的时刻听见我的心声。在我们同床共枕的岁月里，只要
我晚上接近你，你从来都没忘记说：“我困死了，我已经睡
着了，我睡着……”

* 布拉瓦兹——查理·加布里埃尔·布拉瓦兹，法国十九世纪的矫形外科
医生，以发明用其名字命名的注射器而闻名。

你想躲避的与其说是我的抚摸，不如说是我的话。

的确，我们的不幸就源自那些没完没了的交谈。当我们还是年轻夫妇时，我们都热衷此项。生完两个孩子，我时值二十三岁，你才十八岁。爱情对于我们来说更多的是意味着隐私和富有而不是欢乐。还在幼稚无猜时，我们就曾发誓两人之间无话不谈。我是一个值得向你吐露的东西非常少以至于不得不编造粉饰一些无聊经历的人，我并不怀疑你的经历也像我一样平淡无奇。我甚至想象不出你有本事在我之前喊过另一个男孩子的名字，我不相信会有那等事情，直至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你又提起了那位你早已常常念叨的朋友鲁道尔夫。他的幽灵一直隐藏在房屋的阴影里，似乎随时准备在我们深深结合时突然出现。你不会忘记这些吧？就这你还不善罢甘休：“亲爱的，我有几件本应该在我们订婚之前告诉你的事情。我很内疚没有跟你谈过这些……噢，决不是什么紧要的事情，你放心好了……”

我并没有感到担心，也没有逼迫你招供，但是你却津津乐道、大谈特谈起这些首先令我感到难堪的事情。你太肆无忌惮，对我就根本没有像你所说的、你自以为具有的那种微妙的感情。

不，你一直沉浸在美妙的回忆之中，甚至再不能克制住自己。可能你从中嗅感到这是对我们幸福的威胁。但是，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强中自有强中手。这个鲁道尔夫的阴影在我们床榻周围的游移并不取决于你的意志。

你尤其不要以为我们的不幸是出于妒嫉。我可能后来是变成了一个心胸狭窄、暴躁不安的人，但至少在我现在所说的那个夏日的夜里，也就是1885年的某一个晚上，我还丝毫没有感觉到妒嫉的冲击。那天晚上，你向我承认，当你在埃克斯城度假的时候，曾同那位我素不相识的男子订过婚。

一想到只有在过了四十年之后才有机会得以就这件事情谈谈自己的感触，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但是，你会相信我信中所说的一切吗？所有这些都绝少绝少能激起你的兴趣！你对所有与我有关的事情都感到厌烦。孩子们已经在阻止你看见我的模样、听见我的声音，除非在孙辈们来的时候……活见鬼！我再试试这最后一次运气。对你，我可能死去比活着更有权威；至少在最初的几个礼拜里，我将在你的生活中重新取得一定的地位。即使是出于义务，你也要把这封信看完，我需要相信这一点。我相信这一点。



不，在你的忏悔中，我丝毫没有感到妒嫉。怎样才能让你明白它究竟摧毁了我的什么？我是那位你早已认识的、更确切地说是你和她身边生活了多年却并不认识的那位寡妇的独生子。然而，即使你对此有兴趣，你也可能很难理解这两个生灵：这位母亲和这个儿子是如何相依为命的。你不过是一个拥有权势、人口众多、等级分明、组织有方的有产家庭的一分子。你想象不出一个普通职员——省政府中的一位

处长——的寡妇能给她的儿子以什么样的关怀。这个世界留给她的只有一个儿子。我在学校取得的好成绩使她感到骄傲，同时也是我唯一的快事。那时节，我毫不怀疑我们很穷。就凭我们的拮据生活和妈妈奉为信条的克勤克俭就足以让我对此深信不移。当然，我并不缺少任何东西。我今天才发现我这个孩子曾被娇宠到何等地步。在豪斯汀斯属于母亲的一块租地给我们提供了廉价的食物，要是有人告诉我那些食物极为精美，我还会大吃一惊呢。用小黄米育肥的小母鸡、野兔、山鹑内糜等丝毫没有让我联想到奢华。我所听到的总是说那些土地只能提供微薄的好处。事实上，那些土地在我母亲继承来时，还是一大片瘦瘠不堪的荒原，我的外公曾在那里放牧。不过，我当初并不知道，父母首先关心的，是叫人在地上播撒种子而我在二十一岁时将成为二千公顷生长兴旺并能提供栋梁的森林的所有人。另外，母亲对她微薄的年金也精打细算。父亲还在世时，两口子就已经罄其家所有，买下了卡列兹葡萄种植园。（当初买下它时花费了四万法郎，现在就是给我一百万我也不会脱手！）那时我们住在圣·卡特琳娜街上一幢属于我们的四层楼房子里（这幢房子加上周围一块尚未建设的场地是我父亲的聘礼）。有人每礼拜两次从乡下带来菜篮，妈妈总是尽可能不去“肉铺”。至于我，我是一门心思想进巴黎高等师范。我跟那些考试总得第一并且在学习上丝毫不下功夫的孩子绝无共同之处。我是一个勤奋刻苦的人，并为此感到荣光：一个勤奋刻苦的人，仅此而已。我记不得自己在读公立中学时，曾对学习维